

走向演员之路

〔苏联〕伊凡·格奥尔基

耶维奇·拉祖今

翁 本 泽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走向演员之路

〔苏联〕伊凡·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祖今著

翁本泽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聪明、漂亮的少女斯维特兰娜一心想当电影演员，当她报考电影学院时，姨妈企图让她以自己的姿色博得一位负责考试的著名导演的好感，结果，闹出了一些笑话。以后，斯维特兰娜在爷爷的教育下，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并终于成长为著名演员。作品形象地告诉读者：要想获得成功，决不能依靠投机和侥幸心理，必须做扎扎实实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

走 向 演 员 之 路

〔苏联〕伊 凡·格 奥 尔 基

耶维奇·拉祖今 著

翁 本 泽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唐县太行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7.625印张 3插页441,000字 印数：1—7,2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6·198 定价：2.30 元

作者简介

苏联作家伊凡·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祖金，一九二三年生于唐波夫省的比恰耶沃村的农民家庭。三十年代初，他们一家迁到母亲的故乡西伯利亚。一九四一年，拉祖金毕业于诺沃西比尔斯克中学。适值卫国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参加太平洋舰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在近卫军炮兵部队火力排当战士，参加过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历次战役。

战后，伊凡·拉祖金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在该校毕业。大学毕业后，拉祖金在莫斯科法律学校教了四年逻辑学和心理学，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兼任哲学教师。

一九五四年，拉祖金发表了中篇小说《民警中士》，这一作品使作者蜚声文坛。次年，这部作品获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内务部颁发的文学奖。

一九六二年，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出版了拉祖金的长篇小说《审判在进行》。

根据《民警中士》和《审判在进行》改编的同名剧本在苏联上演后，获得好评。

一九七四年苏联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拉祖金的长篇小说《走向演员之路》（根据原文直译为《泉水穿石》），并于一九七六年获全苏工人题材优秀作品奖。

一九七九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拉祖金的另一长篇小说《在战火中加冕的人》。作品反映了卫国战争最艰苦时期的战斗生活和英雄主义。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各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个民兵师。这个师的战士们在第聂伯河流域和维亚兹马城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冲破敌人的包围后，继续和进攻莫斯科的德寇作战。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曾以《突破》为题转载这部长篇小说。

《走向演员之路》是作者的代表作。主人公斯维特兰娜是很有才华的女青年，但是她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社会的影响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斯维特兰娜的父母担任援外任务，到国外去工作，高中毕业的女儿由她的姨妈卡比托琳娜照管。姨妈希望聪明、漂亮的外甥女能够多出“风头”，常常带着她出入于公共场所，希望她当时装模特儿，又希望她当“空中小姐”——航空服务员。

后来，斯维特兰娜报考电影学院。姨妈给她拉关系，走后门，要外甥女亲自上门去找担任学院考试委员会成员的著名导演，企图让她以自己的姿色博得导演的好感，结果闹出许多笑话。

正当斯维特兰娜在现实生活中碰了钉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她的爷爷及时对她进行教育，使她走上健康的道路。她的爷爷彼得·卡列特尼柯夫是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的退休工人，他对孙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她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无高下之分，但一个人不应该一味追求表面的东西，只顾出风头，忘了生活目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卡列特尼柯夫一家是工人世家，老彼得对工厂有深厚的感情。在爷爷的影响下，斯维特兰娜进厂当了工人。

进厂以后，斯维特兰娜参加了工人业余剧团。在《刘霞·刘西诺娃》一剧的演出中，她担任女主角。爷爷给她讲了女革命家的英雄事迹，这对她演出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她在舞

台上逼真地再现了革命女英雄的光辉形象，获得好评，使她成为著名演员，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这是一部对青少年很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它的最大特点是富有时代色彩，向我们提出在新形势下如何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这样的作品是健康、有益的。

翁本泽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金华

序 幕

真不巧，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就在浅黄发的十三岁少年沙萨·科罗波夫需要上舞台的时候，出了意外。这是连排前的倒数第二次排演。沙萨屏住呼吸站在暗黑的后台，心情激动地等待着剧中人物的尾白：“巴甫里克！……巴甫里克！……”说这句尾白的是工具钳工弗拉基米尔·普金采夫，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主角——在进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将被士官生打伤的米海尔松工厂的赤卫队员亚历山大·基列耶夫。

可是恰巧在这时候，舞台工作人员中不知是谁打开了舞台地板上的地道口。他原来是打算下去调整转动舞台的拉杆的。这位工作人员当然没有想到，再过几秒钟，这个地道口将成为在这场戏中演米海尔松工厂锻工的儿子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的科罗波夫的必经之路。在奥斯托任卡街垒战中，少年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和米海尔松厂的赤卫队员们并肩战斗，对付据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士官生。

亚历山大·基列耶夫的声音终于传到了沙萨的耳朵里：

“巴甫里克！……巴甫里克！……”

他握紧拳头，从暗黑的后台向舞台跑去……

出什么事啦？……巴甫里克为什么这样长久不到街垒上来？为什么看不见他那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金黄色头发的小脑袋？

“巴甫里克！……巴甫里克！……真见鬼，你到底在哪儿呀！”

空旷的观众厅里，清晰地响起了坐在池座小桌子旁的导演科尔涅·卡尔波维奇·勃雷列夫的声音。

排演暂时停止了。富有表演能力的演员们对这种意外的停顿很不习惯，他们在各自的位子上呆住了。

人人都在等待着导演的口令。

“这个淘气鬼，他钻到什么地方去啦？！赶快把他推上舞台！”勃雷列夫大声吼叫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观众厅里。

在顿时出现的一片寂静中，大家忽然听见沙萨·科罗波夫象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轻微的声音：

“我在一——这里……我一跌一下一去一了……”

弗拉基米尔·普金采夫把沙萨从地道口拖出来，对舞台地板下面的全部通道都一清二楚的台词员谢拉费玛·采查列芙娜上去帮他的忙。

弗拉基米尔小心翼翼的，尽量不让少年遭受疼痛，双手托着他经过观众厅，来到楼下，小心谨慎地把他放在厂长办公室的长硬椅上。当他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沙萨睁大眼睛望着他，眼神中隐藏着这样的苦恼和不安，好象他要和刚刚和他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永远分手了。

“伏洛嘉^①，巴甫里克这个角色怎么办？……没有这个角色怎么行呢？……一进医院……”沙萨嚤嚤啜泣起来了。“一进医院，可不是躺一两天就能完事的……搞得不好就是一个疗程……”

沙萨压根儿没有想过，别人也可以代替他扮演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这一角色的。

“不要紧，沙绍克，别难过，你治好腿伤，再来演巴甫里克。演得观众们失声痛哭。”弗拉基米尔·普金采夫安慰这位少年朋友。你大概不是骨折，而是开了一点小裂纹，或者是韧带扭伤。

① 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小孩子嘛，这一点伤就会好的。象小狗一样，过几天就没事啦。”

沙萨轻轻地哭了几声，用拳头揩去脸上的眼泪。

脚上骨折的沙萨·科罗波夫被救护者送进医院。

勃雷列夫怒不可遏。他在舞台上奔来奔去，踢着在排演时堆筑街垒的那些破旧的桌子和抽屉。他挥动着双手，骂着街，扬言要把这个喝醉了酒的工作人员立即抓起来，送法庭审理。

“关他十五天禁闭，这个坏蛋！……罚他扫公共厕所！……”

演员们没有走开。参加排演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舞台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因为大家都怕勃雷列夫。他是三十多年来到工厂文化宫的话剧组里当过导演的人当中最严厉的一个。老演员们对此十分清楚，他们刚进话剧组的时候，他还是小伙子，现在头上已经有不少白发了。

骨骼粗大、身材很高的勃雷列夫，头发蓬乱（头上不是稀疏的几根银发，而是象散落在沥青上的白鸽羽毛一样的白发），站在“街垒”当中，挥舞拳头，斥责着那个青年工人，这时候，如果可能的话，这个小伙子不但会钻进舞台底下，而且真会钻到地底下去的。

“滚出去！……告诉厂长：再也不许您的腿跨进文化宫！……”勃雷列夫的这几句话象鞭子一样，抽打在从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渐渐走远的小伙子背上。

舞台上的人都沉默着。他们可怜沙萨·科罗波夫，也可怜在舞台上干活的这个小伙子，他在排演中演赤卫队员配角是十分卖力的。

当这名工人走出大厅之后，勃雷列夫猛然向鸦雀无声的“街垒”转过身来：

“这可怎么办呢？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开始连排，二十天后要彩排。原计划是在三月八日初次上演的。告诉你们，我几乎对厂长和塔朗诺夫发过誓，保证在妇女节拿这场新戏向工厂女工献

礼！……各个车间里戏票已经分配下去了……请你们想想看：不是一般的发票，而是分配戏票！……厂里的优秀分子们要来观看初演！……可是……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这个粗野的家伙，把我们的全部计划打乱了！真是岂有此理！……”

演员们仍旧垂头丧气地沉默着。大家都期待着勃雷列夫做出决定。而他呢，忽而在舞台上来回走动，长久没有熨过的西装上衣的下摆一晃一晃，忽而发呆似地望着空虚、暗黑的大厅。大厅的第一排正中，坐着彼得·叶戈罗维奇·卡列特尼柯夫老人。彼得·叶戈罗维奇作为工厂的“元老”（他是工厂的最后一个厂主——米海尔松之前进厂的，当时的厂主是荷柏尔兄弟）和奥斯特托任卡街垒战的参加者，被聘请担任这一剧本的顾问。当初次见面，勃雷列夫对老人说，他的名字将用大字书写在海报上的时候，彼得·叶戈罗维奇摸了摸黄色的胡子，讥笑了一声，答道：

“导演同志，我们当年干革命可没有用海报，后来保卫革命成果也没有登广告。您就别操这份心啦。反正我尽我的力量协助你们就是啦。”

这几句话是在去年十二月，在厂党委副书记塔朗诺夫的办公室里说的。这次谈话，是这位副书记根据勃雷列夫的要求特地安排的，他把彼得·叶戈罗维奇·卡列特尼柯夫——这位在厂里一直干到受人尊敬的年纪，四年前才退休的老工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老工人在“钦格”立式车床上干了四十多年。此刻他，彼得·叶戈罗维奇·卡列特尼柯夫，这位曾占领了处于大石桥步枪射程内的钢筋混凝土塔楼，当时的前赤卫队十人班长；这位朝着据守在克里姆林宫和基督教堂前面小公园里的士官生射击的彼得·卡列特尼柯夫……坐在工厂文化宫寒冷、空虚的大厅里，他的面前浮现出（他的记忆力还很健全）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激烈场面。

今天彼得·叶戈罗维奇不是独自一人前来观看排演的。他的

孙女——七年级女学生斯维特兰娜和他一起来看排演已经是第二次了。

斯维特兰娜用那件已经太短的冬大衣的领子裹着脖子，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靠在爷爷的肩上，两眼望着舞台，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受了致命伤，以及他在昏迷中呼唤沙萨^①·基列耶夫……可是竟发生了如此荒谬和令人遗憾的意外！……排演中断了。沙萨·科罗波夫被送进医院。怒气冲冲的导演撵走了那个工人之后，现在骂起演员们来了，因为这些人也有过错，而他自己却不由自主地朝斯维特兰娜这边看了几次，好象只怕说出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说的话来。

“不，这不是一般的搭板问题！……这是捣乱！……这是破坏！……”勃雷列夫一再叫嚷着。他想吸烟，一连擦断了数根火柴，使得文化宫里的消防队员也戒备起来。这个消防队员在剧中扮演赤卫队员，在排演过程中数次扮演群众。

斯维特兰娜发现导演向她投来凝视的目光，就蜷缩起身子，更加紧紧地靠在爷爷身上。勃雷列夫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只见他站在台口，站在提词亭旁边，向前伸出脖子，凝视着斯维特兰娜。

“彼得·叶戈罗维奇，我想出一个主意来啦！……”勃雷列夫在台上大声说。

“世界就是靠各种主意支撑着的嘛！”大厅里传来这样一声男低音。

“如果我们想叫您的孙女扮演巴甫里克，您看怎么样？……怎么样，彼得·叶戈罗维奇？……”

斯维特兰娜背上寒毛直竖。爷爷连忙眼朝下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

① 沙萨和沙绍克都是亚历山大的小名。

“她可是个女孩子呢，科尔涅·卡尔波维奇。”

“那又怎么样呢？”

“要扮演男孩子……而且又是怎样的男孩子啊！会猛打猛冲，火一般的小子！……”

“这无关紧要！……在任何剧院里，哪怕是在科学院剧院里，从来都是姑娘扮演小伙子的。”勃雷列夫走到舞台的最前沿，向前倾出身子，伸出那双很长的手，好象要去拉斯维特兰娜似的。“小姑娘，请您到舞台上来。”

斯维特兰娜惊慌地看看爷爷。爷爷点了点头，露出特别的，仿佛是赞许的微笑，让她明白：“试试看吧……有志者事竟成嘛！”——这是爷爷喜爱的一句谚语。

“伏洛嘉，帮助小姑娘上舞台！请你带她上来！……”勃雷列夫做了请求。

普金采夫呆板地坐在一只种橡皮树盆景的橡木桶上，木桶里早已没有盆景了，里面的泥土已经发硬，看上去好象凝结着的脏水泥……他对导演的这一主意感到心慌意乱。

“你干吗呆着不动？！要和她演戏的是你呀！……”勃雷列夫不满地说。

弗拉基米尔从木桶上站起来，又从舞台上跳到观众厅里。他弯着腰，犹豫不决地向斯维特兰娜走过去。这副样子真象少年向两岁的可笑胖娃娃走过去一样：既亲切，又担心会以某种笨手笨脚的动作，或是严肃的面部表情给孩子带来不愉快，或者把他吓跑。

弗拉基米尔向斯维特兰娜伸出手，看着她那惊慌的大眼睛，轻轻地，与其说是很有礼貌不如说是心慌意乱地说：

“请伸出您的手，我拉着您上舞台。”

斯维特兰娜紧紧拉住弗拉基米尔的手，登上舞台，可是却被提词亭里耀眼的电光照得呆立不动了。

“喂，过来嘛，别害怕！”勃雷列夫从脚到头把小姑娘打量了一番，而当斯维特兰娜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象对待大人一样向她伸出手。“我叫科尔涅·卡尔波维奇……您已经知道，您的忠顺仆人是这个工厂的王牌剧团的导演。”他对着舞台上的这些人打了个手势。

心神慌乱的斯维特兰娜耳语似地说了自己的名字，用这样的目光看着勃雷列夫，仿佛期待着，再过一会儿，对方就会后悔地叹了口气，说：“不，不行……显然不行……对不起，小姑娘……”

然而导演没有这样说。他只是向着坐在剧场“街垒”上的演员们扫视了一眼，对着剧团全体人员眨了眨眼睛说：

“怎么样？风度正合适！个儿也跟我们的沙绍克一模一样。”接着他朝斯维特兰娜转过身子，问道：“您好象已经是第二次跟随爷爷来观看我们的排演，剧本的内容您也知道了吧？”

“您”……人们还是第一次称斯维特兰娜为“您”。而且这样称呼她的不是别人，而是导演勃雷列夫……国内著名的演员……这一声出乎意料的“您”使斯维特兰娜吃了一惊，使她感到慌乱，她半张着嘴，张皇失措地看着勃雷列夫，一句话也回答不出，直到对方又问了一遍，她才答道：

“是的……已经是第二次了。”

“咱们先靠着提词排演一下，如果能行，您就熟悉一下角色……上帝保佑！……”

斯维特兰娜的脸朝空旷的大厅转过去，和爷爷的目光相遇了。她等待着爷爷发表意见。而爷爷仍旧向她发出她从前不熟悉的鼓舞的微笑，赞许地点点头。

勃雷列夫没有等待斯维特兰娜做出回答。他从小柜子上的文件夹里取出一幅照片，给斯维特兰娜看：

“这就是赤卫队英雄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

照在这张照片上的是一个穿斜领衬衫的少年。他的脸上露出

有过辛酸经历和疲惫的神色，看得出，他从小就懂得赚钱养活自己的价值。照片下面有这样的题词：“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锻工学徒，‘第三国际’青年团工厂委员会委员。在奥斯托任卡战斗中英勇牺牲。”

“现在……现在我给您念一个关于这一光荣少年的历史文件，过去刘霞·刘西诺娃把他叫做瓦西辽克^①。前米海尔松厂的老人们说，巴甫里克有一双蔚蓝蔚蓝的眼睛，而当他把手指塞进嘴里打起口哨，全奥斯托任卡都听得见。”勃雷列夫一面在他那只用了多年已经破旧的公文夹里找着什么东西，一面不由自主地，好象顺便似地问道：“您会象男孩子那样打口哨吗！”

“不会。”斯维特兰娜更加腼腆地答道。

“那我们就教您，”勃雷列夫鼓励她说，接着抬起头，用目光寻找弗拉基米尔·普金采夫。只见他爬到“街垒”上部，骑在麻布片向下垂挂的破烂木马上。“伏洛嘉！……给你教会斯维特兰娜吹口哨的任务，经过两场排演之后，让她吹起口哨来和沙萨·科罗波夫一模一样！……”

“是，科尔涅·卡尔波维奇！”几乎从舞台的天花板下面发出弗拉基米尔响亮的回答。

勃雷列夫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小心地把它摊在自己的大手掌上，向后仰起头。

“注意！大家注意！……”他用严厉的目光向参加排演的人员扫视了一下。“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文件你们也不妨再听一遍。斯维塔^②，请您听听米海尔松工厂赤卫队员们关于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事迹的描写。”勃雷列夫时而用目光扫视一下安静下来的演员们，时而看看斯维特兰娜，好象要检查一下，人们是不是留心

① 意即矢车菊。

② 斯维特兰娜的小名。

听他讲话，这些火热的词句是否叩动他们的心弦，然后开始念道：“许多工人都知道在锻工车间当童工的这个机灵的少年。巴甫里克取得布尔什维克的信任，常常瞒过警察藏匿革命传单。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随同莫斯科河南岸市区赤卫队参加奥斯托任卡街垒战。在短暂的战斗间歇中，当赤卫队员们轮流走进作为包扎所和贮藏弹药和粮食的最近的那片茶馆时，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沿着战壕来回奔跑，用步枪从各个地方向士官生进行射击，以此造成在战壕和街垒里有着许多赤卫队员的假象。但是有一次巴甫里克的步枪滑到了战壕胸墙外面。少年心里明白，革命战士们缺少武器将意味着什么，就毫不犹豫地跳出胸墙，取回步枪。他被机关枪击中，受了重伤。

“这位少年英雄与死神搏斗了三天，几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讲着梦呓。一清醒过来，他就问：

“‘彻底击溃士官生了吗？司令部攻下了吗？’

“‘攻下了，巴萨^①，攻下了。克里姆林宫也给我们占领了。革命胜利了。’

“巴甫里克想要微笑，但是他没有力气。

“‘过了几分钟，他与世长辞了。’”

勃雷列夫念完了，但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向前伸出的手上捏着那张纸。

“当时是这样的吗，彼得·叶戈罗维奇？”舞台中央响起勃雷列夫的声音。

“是这样！”大厅的各个角落里发出彼得·叶戈罗维奇回答的响亮回声。

勃雷列夫无力地垂下拿着文件的那只手，望着暗黑的后台，自言自语似地说：

① 巴萨和巴甫里克都是巴维尔的小名。

“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的灵柩和亚历山大·基列耶夫的灵柩曾停放在米海尔松工厂的榴弹炮架上，这就是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炮架：一九一八年，列宁曾不止一次在上面发表过演说。工厂的工人赤卫队员们参加了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和亚历山大·基列耶夫的守灵队。”勃雷列夫沉默了片刻，用严肃的目光扫视了参加排演的人。“十一月十日，人们将十月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安葬在红场上的克里姆林宫墙里。彼得·叶戈罗维奇，”勃雷列夫宏亮的声音又响彻空旷的观众厅，“您参加这次葬礼了吗？”

“参加了。”这是大厅里发出的回答。

“请您讲讲这些情况吧。为了提高大家的演出情绪，我们必须知道这一悲壮的场面。”

彼得·叶戈罗维奇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白发苍苍，挺着胸。

“怎么对你们说呢……这不是一般的悲壮的场面！这是葬礼。我们送别优秀的人们，我们忠实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事业。莫斯科市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革命英雄的葬礼为非宗教式的追悼会。全莫斯科都参加葬礼。这是阴云密布，细雨蒙蒙的日子。我们——从全城各工厂来的工人们，和从全城各个角落来的整齐的军人队伍一起走向红场。我们缓缓地走着，大家都没有戴帽子。牺牲者的灵柩装在炮架上。到处是旗子……每面旗子都镶着黑边。我们工厂的赤卫队员们带着步枪，走在队伍的前面，从莫斯科河南岸来了数百名工人，他们带着家属，心情十分沉重。许多妇女，还有不少男子汉，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从工厂一直走到红场，谁也没有戴帽。大家齐唱‘我们在决死的斗争中牺牲生命……’”彼得·叶戈罗维奇的话声中断了。“此刻我真难以表达这一情景。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事实……队伍在红场上停下来。人们将灵柩举在头顶，向克里姆林宫墙走去。在斯巴斯基和尼科尔斯基大门之间，露出

刚刚挖好的兄弟们的坟墓。”彼得·叶戈罗维奇又沉默了。

“后来呢？”勃雷列夫轻声地、仿佛很抱歉似地问道，因为他明白，此刻要老人回忆这一令人难受和悲伤的日子，心头是很沉重的。

“整个红场……都在歌唱……”彼得·叶戈罗维奇的声音发抖。

“彼得·叶戈罗维奇，你们唱的是什么歌？您还记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吗？”

“这是忘不了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老人舒展开肩膀，两眼望着舞台上垂放幕布的一个地方，声音喑哑但很坚定有力地说，而且好象他讲出来的不是一般的话，而是往舞台上抛掷鹅卵石：

“我们唱这样的歌：

无边无际的世界充满泪水，
我们的一生在繁重地劳动。
然而坚定不移的严厉审判，
这一天必将到来……”

在道具街垒上的所有的人，在这一瞬间，忽然觉得舞台比大厅的地板更低，米海尔松工厂的“元老”、革命赤卫队员彼得·叶戈罗维奇·卡列特尼柯夫在他们的眼里显得无比高大。

大厅里和舞台上一片寂静。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电影放映机出人意外地突然停顿，在观众面前的是那个呆立不动的形象。

导演所念的以及爷爷所讲的一切，斯维特兰娜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要不要扮演巴甫里克·安德列耶夫的问题，此刻对她已经不存在了。

继续排演……